第一章
魔法明信片

佩吉·苏好不容易醒来了。她睁开眼睛，却认不出自己所在的房间；这很正常，因为这是宾馆的一间客房。昨天，外祖母格拉妮·卡蒂开车开得烦了，决定夜里停下来，好让她那辆破卡车的发动机冷却一下。

佩吉半闭着眼睛，走进浴室，抓起楼层服务员为顾客提供的牙膏。

“咦！”她看见一条小黄蛇，伸着分叉的舌头，从通常装着粉色软牙膏的管子里钻出来，惊得大叫一声，“这是什么？”

她松开牙膏，牙膏落在盥洗盆里。小黄蛇从牙膏管里钻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来，恶狠狠地凝视手握牙刷、惊得目瞪口呆的少女。这是一条布满蓝色斑点的小黄蛇，相当漂亮，但眼睛里闪烁着凶恶的光。

“滚开！”佩吉对它大喝一声。

那弯弯曲曲的小长虫立即消失在盥洗盆的排水管里。

少女浑身哆嗦，她将牙刷放到盥洗台上。她丝毫不想再挤牙膏，以免看见第二条蛇从里面钻出来！

她还是不大放心，便低下头，想看一眼排水管。

要不要打开水龙头放放水？这样是不是谨慎些？这可以将不受欢迎的来访者冲进下水道里（至少她希望这样）。

她拧开水龙头，可是，从里面出来的不是她所期待的水流，而是另一条蛇，比前一条大很多！

佩吉·苏向后退了一步。她遇到了什么样的旅馆呀？

“到处都有吗？”她这样想着，“暖气管道里？地板下面？”

她不再洗漱，赶紧穿好衣服，下楼来到饭厅里，格拉妮·卡蒂和蓝狗正在那里用早餐。经过服务台时，她停下来，向服务员指出，她的房间里有蛇。男服务员笑了笑，耸耸肩，仿佛这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事故。

“这种现象时有发生。”他漫不经心地说，“您要怎样？

我们这里是乡下！您不去惹它们，它们不会骚扰您的，自己会离开。是些蛇宝宝。它们这样小的时候，还不如蚊子危险。”

“好，同意，”佩吉想，“我们尽量保持冷静。毕竟是在度假的路上，再过两小时，我们就能到达阿瓜利亚了。”

为了不显出唉声叹气的样子，她决定不在外祖母跟前抱怨，不过，她从此提高警惕，预料会看见从咖啡壶或热巧克力壶里钻出一条蛇来。这个想法使她胃口全无。

格拉妮·卡蒂一边吃着羊角面包，一边查阅公路地图，蓝狗鼻子挨着汤盆，在地毯上打盹；刚才，它用舌头舔了三下，盆里的食物就全舔光了。

“得了，”少女对自己说，“酷一点吧。地球上三个月没有幽灵了，你得养成习惯，像一个正常女孩子那样生活。”

为了放松一下，她决定给父母亲寄张明信片，于是，她向设在服务台的旋转式陈列盘走去。

这里，可以买到当地一位女巫制造的魔法明信片。“蹩脚货！”卡蒂·弗拉纳甘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宣布。佩吉·苏挑了一张印有阿瓜利亚湖景色的明信片。用法很简单：只要把收信人的名字写在这长方形纸片上端就行了，然后等待……余下的话便由魔法写出来，把你的笔迹模仿得惟妙惟肖。当你不知道写什么时，这是很实用的！这种巫术是为了取悦游客，微不足

道。少女拿起笔，坐到靠窗口的一张桌子上，以便在用来写信的地方填满内容。

“亲爱的妈妈，亲爱的爸爸……”佩吉·苏写了这么几个字，写完，将铅笔塞进兜里。现在得等信的内容自行写出来，一般要一两分钟。

少女从窗口向外张望，突然发现一块巨大的通告牌，上面写着：狼人[①]保护区，三公里。

她惊得抬起头，问旅馆服务员：

“这地方有狼人？”

“对，”对方漫不经心地回答，“有一个时期，人们追捕得太过分，致使它们濒临绝种。现在，森林署正在努力，让它们重新适应这里的环境。起初，有些人把它们作为美食，因为那些人是优秀的烤肉师。可惜，他们有个令人讨厌的习惯，会将狼人的毛掉进菜盘里。顾客们很反感。意大利毛皮细面条，很特别，是不是？”

佩吉·苏不想连累自己，嗯了两声。

自从发现小黄蛇以来，佩吉一直心烦意乱，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她一点也不喜欢那些小动物注视她的样子。一种奇怪的

①传说中夜间能变成狼白天恢复人形的人或妖怪。

预感提示她，最好还是打道回府。她记不清服务员的模样，看上去像个专吃蚯蚓的人。

“真奇怪，”她思忖，“我们在度假的途中，可是，没有一辆汽车经过，不管是同向，还是逆向。似乎只有我们。旅馆里没有顾客……公路上不见行人……好奇怪的地方。”

她的本能告诉她，她正面临一种莫名的危险。她忍不住走出大厅，想到外面走一走。凉风袭来，她打了个寒战。她走到公路中间，左右张望，看看有没有一辆车开来。她白等了：公路延伸到天边，却不见一辆车子。

“连发动机的轰隆声都听不见……”她这样确认。

蓦然，她意识到一种异样的东西出现了。她转过头，发现在荒原的荆豆①丛中，有一些微微晃动的人影。

“可恶的香肠焦糖！”她低声地说，“幽灵……就缺这个了！”说完，她费力地咽了一下口水。

足足有三十来个，傻乎乎地笑着。他们脆弱的黑影在风中摇晃，随时都会消失。

“不是隐形人。”佩吉·苏发现是这样，松了口气，“这回，我要同正儿八经的幽灵打交道了。”

①一种叶子长刺、开黄花的灌木，生长在硅质地上，属蝶形花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她不敢再动弹，站在路边，看着幽灵向她走来。奇怪的是，有些幽灵身上插满了箭……另一些就像胡乱拼成的拼板游戏，仿佛他们曾经被炸成无数碎片，摸索着试图把自己七零八落的身体凑在一起。

这让人产生强烈的印象，可是，那些幽灵似乎并无恶意。他们满脸笑容（就连将自己被砍下的脑袋像夹一个足球那样夹在腋下的幽灵也是笑容满面！）。

“可以看出，他们努力做出亲切的样子，”佩吉·苏心想，“他们出什么事啦？”

她眯起眼睛。幽灵们的身体是半透明的，几乎看不见，佩吉明白他们就要消失了。她真想知道，为什么有些幽灵身上插满了像箭一样的木头，像是掉进印第安人设置的陷阱中而死的。

“他们是为我而来的，”少女寻思，“他们想告诉我些什么……,,

幽灵们穿着花衬衣、齐膝短裤，戴着鸭舌帽和墨镜。“完全是度假的装束。’佩吉·苏如是判断。

突然，幽灵们向森林方向伸出胳膊，摇摇脑袋，仿佛想告诉少女不要去那个方向。

“你们曾朝阿瓜利亚方向去过，你们发生了不幸的事，是

这个意思吗？”佩吉喃喃地说，“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个，可是，我想知道……谁向你们射这些箭的？”

幽灵们忧伤地笑了笑，向她摆摆手，以示再见（至少，那些还有手的幽灵是这样！）。

“你们就不能多待一会儿？”少女哀求，“等一等，别走 我还没有全弄明白。公路的那头有什么 我们面临危险… 在哪里？森林里？湖边？”

可惜，幽灵们渐渐消失在晨雾中，他们的身影变得模糊不清。突然，荒原恢复了惯常的面貌。

“我是在做梦？”佩吉寻思。她摇了摇身子。看来，今天什么都乱七八糟！她该不该把这件怪事告诉外祖母？她犹豫不决，不想让这些含糊不清的预言破坏了气氛，这只会使大家惶恐不安。毕竟,她可能是产生了幻觉。身上插满箭的度假者……这荒诞不经！

她不能像一个傻瓜那样待在路中间，于是，她回旅馆了。

她正准备在刚才被她扔下的魔法明信片上贴邮票，发现在她不在的时候，明信片上已写满了怪词：蛇……鲸鱼……危险……龙……不要再往前走。魔法动物园。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啊！”前台服务员咕哝道，“对不起，这些魔法明信片不怎么灵，有时，它们会胡说八道。我再给你一张。”

“他错了，”佩吉寻思，“是幽灵扰乱了自动写信程序。这就是他们试图告诉我的……”

她没有时间多想，格拉妮·卡蒂在喊她。蓝狗已经醒来，格拉妮也结过了账，重新出发的时候……也就是说，向幽灵们所指方向前进的时候到了！

第二章
魔鬼毛织成的毛衣

“狼人住在这树林里。”格拉妮·卡蒂解释说。她坐在驾驶座上，驾驶着她那辆红色的卡车，车里装着她的巫术用品、安详猫、爱放屁的癞蛤蟆、茶具、拖鞋，所有同她形影不离的东西。

“自由的狼人？”佩吉·苏用哽咽的声音说。

“是的，”她的外祖母确认，“它们并不坏，它们剪下自己的毛，纺成毛线，织成世界上最暖和的毛衣。穿上用狼人毛织成的毛衣，可以穿着短裤在北极散步，哪怕气温在摄氏零下六十七度。”

“是吗？”佩吉不大放心地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在这里停一下，”卡蒂·弗拉纳甘宣布，“你带着这个篮子到森林里去。篮子里装着一种药，狼人吃了就能治好它们的凶残病。作为交换，它们给你用它们的毛纺成的线。”

“好的。”少女说（她尽管局促不安，但她信任外祖母）。

她抓起装满粉红色药丸的柳条篮子，跳下卡车。蓝狗想陪她一起去，但卡蒂抓住它背上的皮，不让它去。

“不，”她说，“你别去。这些药可以叫狼人不吃人，但不能叫狼人不吃狗。”

佩吉·苏钻进矮树林中。透过树叶，她依稀看见一小块空地，那是有人开辟的野餐地，有一些用原木做成的桌子和凳子。

一个身材高大的狼人坐在一个树墩上，脚边放着一只袋子。它的两条前腿末端，是两只长着尖指甲的手，脑袋同狮子的脑袋一般大。它像浑身长满了虱子似的，烦躁地在身上乱挠，牙齿嗑得格格响，獠牙长得越过了下垂的嘴唇。

“你好。”佩吉走过去说，“你凶不凶？”

“不凶，”狼人说，“不过，我在治病。对了，你有药吗？”

“有啊。”少女说，并把篮子放在那动物跟前。

那狼人连忙将手伸进篮子，抓了三颗粉红色的药丸，一口吞了下去，从吞咽的声音上看，似乎很费力。

“唉，”它叹了口气说，“感觉好一些了……”

“你好像很烦躁。”佩吉指出。

“没有，没有，就快好了。”那狼人说，“十分钟后，我又爱吃土豆泥和菠菜泥了。眼下，你最好别太靠近……你身上有股粉红色的火腿味儿。”

佩吉·苏小心翼翼地往后退，数到五百八十七下才停下来。

“啊！”那狼人说，“现在全好了，我想吃煮天香菜。”

说完，它把手伸进篮子里，兴奋地又吞下三颗药丸。

“对，煮天香菜，”它怪异地盯着少女说，“或者凉拌葱。”

“毛线在哪里？”佩吉·苏问。

狼人把那只大袋子推向佩吉。

“你可以织很多毛衣，”它说，“这是满月时剪的最好的毛。你要开店吗？”

“我陪我的外祖母去阿瓜利亚湖。”佩吉回答，边说边朝后退，“我们要在那里搞一个手工业品摊位。她出租安详猫，我呢……”

“猫……”狼人呼吸急促地说，“同煮天香菜一起吃一定很美。啊！一只很小很小的猫，大拇指甲那样大……很多很多的天香菜。”

它的眼睛变得通红。它又吞了三颗药丸。

“好……我想我该走了，’佩吉说‘要赶很长的路哩……”

“别去阿瓜利亚。”那狼人连忙说，一边挥动那双长着尖指甲，比剃刀还要锋利的手，“现在那里正在发生怪事。你还是同我待在一起比较好，我给你煮一大盘胡萝卜，你看吧，味道会很美。红红的漂亮的胡萝卜,红红的,红红的,就像……就像生肉一样鲜红！”

“这很好，”少女结结巴巴地说，“不过，我真的要去那里。”

“随便你。”狼人叹了口气说，“你会后悔的。阿瓜利亚湖中了魔法，生活在那里的人付出代价后才知道。”

“谢谢你的忠告。”佩吉急匆匆地说，边说边逃跑了。

回到卡车上后，她问外祖母：

“狼人毛织成的毛衣真的很暖和吗？”

“当然。”卡蒂·弗拉纳甘说，“只有一个问题，如果你穿的时间太久，最后毛会在你的皮肤上生根，你再也无法摆脱，不过，如果你很怕冷，这点缺陷就算不了什么。”

第三章
狂怒的机器人

佩吉·苏决定不再回学校读书，想和外祖母待在一起，学一门手艺。

她寻思，她也许可以做些曲奇饼或果仁巧克力小蛋糕，到沙滩上去卖。或者，还可以做些水果塔，她酷爱用各种水果做的这种奶油馅饼。或者，她可以到阿瓜利亚动物园工作：给狮子烫烫毛，给大象卷卷鼻子，不让它们拖在灰尘里……

但是，她特别……特别不想成为巫婆。作为巫婆，得用心记许多许多的咒语。她讨厌记忆！

“我连语法规则都想不起来了，”她对蓝狗说，“要记住咒语，你能想像吗？我会引发一场又一场灾难的。”

“我就是不明白，”她的四条腿的同伴回答，“我们这些狗，我们就什么也不记。你应该求你外祖母把你变成狗，这样，你就再也不用上课和做作业了。我会给你示范怎样啃骨头，这很容易，而且味道鲜美。”

“我想成为正常人！”佩吉·苏固执地说，“能有人懂得我吗？我不想有特异功能……也许除了能做出精美水果塔的超常能力。”

她决定把这些事抛置脑后。她急于到达阿瓜利亚，那里的湖水是世界上最纯净的水，她就可以让塞巴斯蒂安恢复人形。

“每当他觉得身体发干时，只要一头扎进湖里，游几下蛙泳就行了，他就可以保持人的外型。这样太好了！我们终于能幸福地生活了。如今这个年代，很难找到一个可爱的男孩，我想尽可能长久地留住他。”

她陷入沉思，没发现随着卡车向前行驶，公路两旁的景色越来越阴森可怕。

“上一次来可不是这样！”格拉妮突然双眉紧蹙，神态惊愕，嘴里嘀咕地说，“一定出什么事了。瞧，一切都破败不堪！”

佩吉·苏探身车门外：周围是布满刺的乱蓬蓬的荆棘丛。

卡车每次拐弯，就更加深入荆棘丛中。荆棘横七竖八地长在公路上，仿佛要挡住可能的入侵者。

“你多长时间没来了？”佩吉·苏问，周围荒凉的景色使她感到不安。

“记不清了！”格拉妮·卡蒂咕哝地说，“两年？我只记得是在度假季节来的，是来送安详猫。你是知道的：城里人很难使自己松弛下来，一个能吃掉烦躁的猫对他们很有用。”

她竭力开开玩笑，以缓和气氛，可是，她的笑声带点儿刺耳而嘶哑的声调。蓝狗早已竖起了耳朵，它低声咆哮着，仿佛危险正在逼近。佩吉·苏发现，她这个四腿同伴的忧虑正在传染给她。现在，她的手掌出汗，嘴巴发干。一块巨大的金属指示牌出现在荆棘丛中。它已开始生锈。指示牌上写着：

阿瓜利亚。度假城。此外，在这些字的下面，还用斜体字写着：她的湖。她的驯服的鲸鱼。她的奇妙的动物园。阿瓜利亚：动物小丑的乐园！

“驯服的鲸鱼！”少女格格地笑了声说，“在开玩笑吧？”

“不是玩笑。”卡蒂·弗拉纳甘说，“湖里有一群来自天外的鲸类动物。为了方便，人们把它们叫做‘鲸鱼’。那是一些巨型动物，有二十米长！它们不伤害人，生活在淡水里。人

们对它们进行训练，让它们像海豚那样，在水里表演节目。这很受度假者的欢迎。这甚至是这个城市最吸引人的地方。城市的面积是湖面积的一半。”

“湖很大吗？”佩吉·苏打断她问。

格拉妮耸了耸肩。

“湖心离岸二十公里。水面美丽清澈，面积有六百平方公里。”

她止住话头，因为卡车驶上一个斜坡。斜坡上，也是杂草丛生，路面千疮百孔，杂草傲慢而健壮地矗立在裂缝中。车子每次颠簸，堆在后部的篮子总是撞到车壁上，篮子里的猫儿便不高兴地喵呜叫。

蓝狗也叫得更欢。

“可恶的原子香肠！出事了。”它说，“我闻到一种可怕的味道。”

佩吉没来得及让它解释，因为荆棘丛突然让位于一大片惨遭毁坏的森林，树木被毁得乱七八糟，全都拦腰锯掉。地面消失在成堆的木屑下，仿佛树木炸裂，变成一堆又一堆尖刺。这景象让人不免产生错觉。

“好像有人为了取乐，用炸药炸毁了森林。”佩吉·苏将脑袋探出车门外，提醒说，“只剩下树墩了。怎么回事，这场

屠杀 ?”

格拉妮皱皱眉头，放慢了车速。树木残片在车轮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是那些外星蛇干的。”她喃喃地说，一边用不安的目光左右张望，“狼人曾对我说过，可我那时以为它们夸大其事，为了耸人听闻。那些蛇可能是从阿瓜利亚动物园逃出来的。”

“外星蛇？”佩吉·苏大惊失色，“我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动物。刚才旅馆服务员同我说起过，他好像不认为它们有什么危险。”

格拉妮·卡蒂发出苦涩的冷笑。

“那是些奇怪的小动物，”她脱口而出，却仍不放松监视，“你睁大眼睛看看，说不定它们已经包围我们了。”

现在，她们慢慢地向前行驶，但是，从车辙里扬起一团木屑，犹如升起一片浓雾。佩吉·苏禁不住咳嗽起来。突然，她的喉咙呛住了：刚才，她发现地面上有一种奇怪的运动：碎木屑下面，什么东西在爬行。

“哇！”她想，“至少有六米长。”

格拉妮·卡蒂将目光移向佩吉注视的方向。她的手指头紧紧握住方向盘。

“关车窗！”她用恐怖的声调命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